

天台三高士遺集

胡玉澤書



天台三高士遺集

宣統辛亥三月
用聚珍板排印



序

明季忠臣義士見於正史及傳記者不能悉數而吾合則朱覺菴徐確菴張菊人三先生以高節著三先生事蹟見於志乘及予所葺國朝天台耆舊傳中採摭畧備而其遺集沈埋於塵埃間垂二百年光緒辛卯南海潘嶧琴學使纂兩浙翰軒續錄於覺菴確菴兩先生詩並經編入而菊人先生獨缺如至文稿則迄未有爲之刊布者覺菴先生著述最富齊侍郎息園序其遜敏堂集謂經解論說已無存詩古文藏篋笥中亦非完帙侍郎去先生時不遠而已若是則至今日散失又不知幾何矣確菴先生尤貧苦

三高士遺集

序

風節尤峻文章筆力尤高絕五經四書並有箋疏燬於火撫琴稿累求之不獲僅從各族譜書中搜得一二未窺全豹深爲惋惜菊人先生後嗣最盛感物吟有刻本古文專集傳者蓋寡宛鳴草則臨海宋犖山先生嘗序之然中多後人贗入不盡出自先生手筆今擇其尤者與朱徐兩高士合爲一編吾友趙君肖秋懼久而失也爰出貲排印屬予序其簡端予惟覺菴確菴兩先生抱魯陽迴日精衛填海之心而大勢已無可爲不得已思以著述空文自見而此心耿耿九死不渝者則以故明諸生不敢忘明固也若菊人先生并未廁身疊序徒以先世荷明恩寵恥復屈身

後代守柴桑之節以視覺菴確菴兩先生所處固各不同然菊人先生雖不肯貶節從時而作爲文章心氣和平未嘗稍事激烈而覺菴確菴兩先生忠憤鬱結無所宣洩間於詩古文發之一腔熱血灑淚千秋西山之薇與東籬之菊胸次苦樂絕不相似然以之砥礪廉恥扶豎天經地義其揆一也遂敏堂篇目不審其全其餘殘稿零星幾爲蠹魚食盡考古者不無遺恨顧嘗思陶公自義熙以後第書甲子年月猶具可考而墨胎二子則僅以一曲傳於世寥寥不過數語而百世下讀之人心率爲之感動士氣率爲之振奮文字之足千古蓋別有所以自立於不朽之地者

三高士遺集

序

二

三

而不以多爲貴亦可瞭然矣三先生所傳之有多寡固屬有幸有不幸猶喜不致泯焉漸盡風霜兵燹河山破碎日月塵昏而收拾叢殘此卷得復成合璧者固宜有鬼物撝呵守護之抑亦兩間正氣所在終不可得而磨滅之者邪今天下岌岌矣中國人類有日趨於夷狄禽獸之勢而不可止者以三綱廢而人忽然置君父於不顧也然則趙君此舉豈徒闡揚幽隱實以挽回風教用意至深遠矣宣統辛亥三月後學金文田謹序

爲蘇人武王親不肖頌辭蘇州而奔爲文章在泉味平未

天台三高士傳畧

朱高士之任字君異號覺菴明季廩生生而聰穎十餘歲
卽善作文逸氣奇思識者咸以偉器期之弱冠從嘉禾徐
儀仰先生游與錢彥林魏子一輩交相辨論學益進下帷
攻苦經史諸子百家靡不披覽而肆意於古文詞以經濟
自負好言王伯大畧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如指諸掌甲
申之變福王監國先生與同邑徐光綬及弟之儀上疏劾
馬阮二奸未至而南都潰又聞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儒冠
遁入歙山歙山南齊顧景怡舊隱處也當時名士後先避
地入台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武陵陸麗京柴虎臣蔡九

三高士遺集

傳畧

二

霞毘陵韓公嚴憚正叔輩率一見如舊識深相契結及難
平反居故里家政悉付季弟樞溪行止如孤雲野鶴或棲
身禪林聯席名僧每當憂憤切擊時輒痛飲讀離騷雖藜
藿不充而歌聲若出金石晚乃構數椽於宅後扁其堂曰
遜敏朝夕坐論思垂空文以自見著有四書尋微史林易
通太極圖河圖廣說詩經偶筆春秋述元鉛槧等書又葺
有古唐詩箋其詩文曰遜敏堂稿曰自娛集嘗攜行李走
武陵吳門至南都謁孝陵循長江而還遍訪遺民淒然有
今昔河山之感言旋後遂閉戶不出交遊往返俱絕遜敏
堂中懸一榻惟徐先生至則下榻以待雪菴補鍋白頭往

來談及前朝事輒吞聲嗚咽如不欲生與楫溪至老和氣
藹然惟經史有疑義則高談雄辨務暢厥旨後進亦多所
造就先生一生學問主於謹獨雖處暗室衣冠凜凜如對
神明於持守尤嚴事有涉於非義卽千金不顧耿介絕俗
至老彌篤卒年七十六

徐高士光綬字印卿號確菴明季廩生夙以道學自任與
兄長卿稱二徐而先生尤以志節著城東有姻婭胡某者
延先生於家甫就席鄰有婦姑相勃僇先生聞之立變色
曰吾道未東漸何顏坐飲遽拂衣去明亡後仍方巾大袖
忠憤若狂一日遇營丁馭其違制爲裂衣冠首諸令令曰

三高士遺集

傳畧

二

三

易而衣則生不易則死先生對曰光綬故明諸生也雖未
拜官於朝而此衣亦先帝所錫何可復易願求一死詞氣
慷慨聲淚俱下令義而釋之每遇三月十九日必閉戶涕
泣設奠終日不接一人鄰里稔知其事私相謂曰今日徐
先生杜門日也所居草屋一間以半架書其半僅可容膝
雖布衣蔬食時或不給晏如也雅善鼓琴讀書得意時輒
拂几焚香爲溪山風月之操以自娛文追漢人詩學老杜
遇有忠孝節烈事輒歛歛憑弔以深寄慨五經詩書各有
箋疏又著有撫琴稿嘗與朱君巽及長卿兩先生唱和往
來道旁觀者無不肅然屏迹歿之日幾於貧無以葬諸門

人殮而助之

張高士亨梧字翹之號菊人又號華頂山樵生而體癯神清祖侍郎文郁特異之嘗摩其頂曰此兒不大興吾門定是出世而了凡者甲申聞變先生年十二避難桐柏山抱夷齊石像大哭自是杜門著述絕意不應科舉有勸駕者則有曰商嶺茹芝首陽採蕨不彌徵聖世之高乎每過方正學及東湖樵夫祠輒淚下當道慕其賢或造廬相訪輒鑿坏而遁欲求一見不可得間一出游里巷人咸拱手起立卽婦人孺子莫不肅然改容曰義士張先生也生平嚴氣止性無失言失色終日正襟危坐未嘗有惰容見人過

三高士遺集

傳畧

三

三

舉必加誚讓有善揚之唯恐不及故人憚其嚴而莫不心折於其教年六十六卒將死戒其子孫曰歿後題吾墓云處士張某治喪無用浮屠後學私謚介靖先生工書法及詩古文辭人得其片紙隻字者欽爲寶錄性篤孝父九夏先生工詩晚年病目輒以口代筆先生曲承父志手錄成編自相倡和訂其帙曰鶴鳴集又著宛鳴草瓊臺草省身編感物吟等書與徐確菴朱覺菴並稱三高士雍正九年從祀忠孝祠

張高士亨梧字翹之號菊人又號華頂山樵生而體癯神清祖侍郎文郁特異之嘗摩其頂曰此兒不大興吾門定是出世而了凡者甲申聞變先生年十二避難桐柏山抱夷齊石像大哭自是杜門著述絕意不應科舉有勸駕者則有曰商嶺茹芝首陽採蕨不彌徵聖世之高乎每過方正學及東湖樵夫祠輒淚下當道慕其賢或造廬相訪輒鑿坏而遁欲求一見不可得間一出游里巷人咸拱手起立卽婦人孺子莫不肅然改容曰義士張先生也生平嚴氣止性無失言失色終日正襟危坐未嘗有惰容見人過

人殮而助之

序

吾台有三高士曰確菴徐印卿曰覺庵朱君巽曰介靖張菊人皆賢而有文當明季隱居不出清風苦節足與古人頡頏其操行語言至今鄉里間傳相戒勗雖婦人孺子語及某先生卽肅然改容其方正服人如此三人中著述最富則推覺菴先生先生生稟異質工爲舉子業試輒冠軍鄉先達多謂先生才取科第當如拾芥然時藝非其性所好也初以經濟自負好言王霸大畧旣無所試下帷力學博覽史書論古今成敗得失事事不遺旁及諸子百家搜奇選雋晚則專務於經其爲詩古文也能自出所見縱橫

三高士遺集



序

一

二

排宕學古人亦不全倣古人當時名士後先寓居台山者若萊陽姜如農兄弟武林陸麗京柴虎臣蔡九霞毘陵韓公巖憚正叔輩莫不聞聲訂交欽其品而重其學贊先生如出一口嗚呼方先生之慷慨草疏率同志走南都劾馬阮二奸中途聞變間關而歸又聞杭越次第不守遂棄廩餼脫儒衣而隱空山也家徒四壁閉戶食貧唯用著述以度晨昏以當歌哭蓋晝夜寢食於古書者五十年而後捐館家庭自相師友則有令弟檣溪姻戚則有袁許朋好則有徐張往來酬和詩古文之多甯可以數計乎哉今相去僅數十年所著成書散佚殆盡或爲避兵或爲轉徙或爲

太極說

夫萬象生於一生於虛生於無在先際爲無在中際爲虛在末際爲一知其一則知太極矣張衡靈憲云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其曰太素之前幽清元淨寂寞冥默不可謂象厥中唯靈厥外惟無如是者永久焉是謂溟滓蓋乃道之根也平子此言卽周子所謂無極也又曰道根旣建自無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氣同色渾沌不分其氣體固未可得而形其遲速固未可得而紀也如是三高十遺集



一一一

者又永久焉斯謂麗鴻蓋乃道之幹也道幹旣育有物成體於是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於外地定於內天體於陽故圓以動地體於陰故方以靜堙鬱構精時育庶類斯謂太元蓋乃道之實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天有九位地有九域天有三辰地有三形有象可效有形可度性情萬殊旁通感薄自然相生莫之能紀於是人之精者作聖實始紀綱而經緯之平子此言卽所謂兩儀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也繇此言之所謂太極者在造物則爲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在人心則爲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此其候也王輔嗣云有必生於無故太極生

兩儀也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取有之所極況之太極者也疏云太極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渾而爲一卽是太初太一也又云渾元旣分卽有天地故曰太極生兩儀程朱則以太極卽藏在陰陽別無所謂太極意者以河圖中分陰分陽一黑一白祇有陰陽五十五之數別無太極之數故云然耶推輔嗣之意以爲數中雖無太極但圖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太極無象何可像耶使太極可象卽非太極是以孔子於象數之上特說易有太極隨曰是生兩儀謂兩儀繇是而生也旣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太極是母兩儀是子是者承上而言生者從此生出猶子從

三高士遺集



一一一

父母生也固是清清明明文字太極是太極兩儀是兩儀安可混乎又推程朱之意以太極卽在陰陽之中以爲河圖無太極點也不知太極蓋是圖中之未點者可點卽非太極且有之云者蓋是於無中探出有來至其曰有太極又不是太空虛之謂俱可想得至於後儒以爲中五之中一點是太極此是無形之太極天一生水之下一點則是有形之太極亦未嘗不確夫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虛中五爲衍母而不用其用四十有九又虛天一之數於不用以象太極夫落於象數者尙欲虛之又虛况一一散之太極耶卽云太極不落陰陽又不離陰陽祇可

就下半截說絕不得混上半截說也朱子謂有是理卽有是氣何者不然但此際曰有是理亦謂有是太極之理太極已落於有安得謂之非氣王註謂天地未分之前元氣渾而爲一未嘗不佳朱子則以理屬太極氣屬陰陽則又分而言之蓋理氣無之不有太極有太極之理氣陰陽有陰陽之理氣但此際祇自成其爲太極陰陽尙未胚胎況能卽生出耶程朱祇欲遺了上半截以興老莊王何違隔耳卽真西山引列子渾淪之云漢志涵三之說亦就太極將分陰陽時言絕非謂太極方承無極時說也而其間氣數分際又不知幾經千萬年矣惟朱子語錄言林黃中云

三高士遺集

三

林侍郎來言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就一卦言之全體謂太極內外謂兩儀內外及互體爲四象顛倒取爲八卦先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卻是包也始畫卦時祇是個陰陽奇偶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爲太極未有兩儀也繇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爲兩儀未有四象也繇兩儀而後生四象此之謂生若以爲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卻說得清總之太極之說固是義皇旣具之理卻是孔子探索而出之辭今之言太極者自宜以孔子易繫爲斷他不足遵矣

太極之說浩如烟海寔則存而不論可也河圖洛書亦

然文爲程朱遺上半截故遠引張衡靈憲以證無極太極與兩儀之相生次第秩然人處天地腹中烏能測測大之端倪況虛而又虛溯其始於無始乎易繫明言易有未嘗直言太極生兩儀又未嘗言易有無極是生太極但就易言易人所共知此所以爲至聖之言如日中天蒙氣俱豁也

後學齊召南跋

與袁叔素書

頃於賢丈無日不思所思之繇殆有其實愴攜手之無從嫌疑義之靡析觀山水則羨彼莊惠定文章則苦無曹丁是以觸緒紛來隨地生憶絕非唐棣豈不之云卷耳姑酌三高士遺集



四二一

之感也前所著有史林四書尋微二種近則有易說及河圖廣說欲就正則卽次無資欲負書則車前爲赧欲自大又惡其爲夜郎王近得天如先生史論及東鄉艾講諸書讀之弟幸十符其七頗用自喜正恨不得賢丈見之但世人所視爲敝帚棄之者弟則以爲負日之暄多見其不知量也恃賢丈知我故以及之夫尉佗言無可與語僭孺懷友士接鄰繇今思之豈不然哉聞於彼處廣拾羣書其有經史異本樂府奇篇升菴丹鉛之錄聖嘆才子之書乞先運歸暫借寓目賢丈自製大作并多寄以解勞積賢丈福履自佳但年踰杖鄉尤宜珍攝弟生平頗自矜飭頃益兢

就所以然者祇欲踐古人秉燭之言耳不多及

如初秋暑氣漸微星河清朗尺牘中最高雅者

齊召南評

論李斯陸機臨刑及曹操許衡遺命

李斯臨刑謂其子曰欲與汝牽黃犬出上東門其可得乎
陸機亦云欲復聞華亭鶴唳其可得乎曹操欲題墓道漢
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許衡病革語其子曰慎勿請諡勿
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此二事者四人何其前後如出
一轍也李陸則是羨慕富貴已極如渴若饑直似夜蛾之
赴燭許則是謀篡趨夷之甚既已得志猶欲羊冒虎皮
狐假虎威使其志大行也故臨沒之言不約而同如此苟
三高士遺集

五

非性氣之同烏能符合如是乎然其語又絕不是相師之
言此可以悟其微矣

蘇東坡作史論

昔之人有以蘇東坡可作史子謂東坡詎可以史無論其
他卽其曰武王非聖人已不可以史矣至言荀彧則爲聖
人之徒以其才似子房道似伯夷言曹氏則云曹公誠能
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視文王三分有二以事紂何以加
之則更不可以史矣東坡亦知武王伐紂何如乎告於皇
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下至彭濮微盧無不明告之而後
伐天下大服紂之父兄賢如微箕或乘白馬而來祭或自

朝鮮而陳範順天應人尼山且著之於易而又何容置喙耶至如曹操東坡豈不知其殺楊彪殺孔融劫天子遷許加九錫自立弑伏后及皇子二人皆明見於事實而猶以文王例耶夫三代而下數千年以來有天下者自漢高帝及我高皇外誰者不託於禪讓誰者能自爲放伐蓋以其心不可明言故也而莽操則其甚焉繙之史視褒貶曹操詎可著褒武王詎可著貶東坡之不可史決矣

以此示坡坡亦口塞明人於文學甚推邱文莊乃其論古偏僻最甚史才真難矣哉

齊召南評

古人論立言

三高士遺集



六

二

古人云甯人負我毋我負人曹操則從而反之曰甯使我負人毋使人負我近釋家云曹氏此言罪業累劫難消史嵩之作相有異已者卽以藥殺之至堂食有不敢舉箸者其言云我何知所爲賢與我合者卽是賢我何知所爲不肖與我不合者卽是不肖此兩言要皆極惡之言然人之聞之則有數種一則甚契其言以爲自得其便一則謂雖未免有私亦是人情之常此二者固是小人之歸乃有聞此知深惡之痛疾之而其存心卻與曹史無貳者又何也立言聽言其可忽乎哉然此皆心爲之學者於此則不得纖毫存而斯須犯矣

可爲座右格言

齊召南評

論佛

程明道先生嘗有問人問曰佛當敬否曰佛是古人之賢智者安可慢也余嘗與友人論佛以佛慈悲不可不爲慈悲清淨不可不爲清淨妙智不可不爲妙智廣大不可不爲廣大但祇是過了是以不可爲民彝之則蓋與中庸所謂智者過之一例今觀明道先生語真爲先得我心者

漢明迎佛入中國至今佛教大行誠哉後世有述焉之說也平允之論明道言佛言王荆公皆諸賢所不及也

齊召南評

三高士遺集

七

代舅儀翁祭女文

嗚呼汝生既居長時未有諸弟諸妹予愛汝特深曾不汝女而汝兒也及汝能言口齒清歷嬌語連瑣予愛汝益深嘗置懷抱是時遂有贅婿之意正不汝女而汝兒也至汝髮覆額漸見聰明作字則握筆利形管矣讀書則誦習矜所獲矣予曾撫汝而言曰惜乎此女不汝兒而汝女愛汝愈深乃汝事我問寢侍膳朝夕無違亦不汝女而汝兒也是時方難其婿幸得汝夫君遂納之西房中猶記汝上頭時汝登堂拜我汝淚下汝母淚下予亦淚下因念蔡邕有言人之始生而啼痛離父母也噫此言至矣因念卓氏所

詠嫁娶不須啼者激憤之言耳乃此時壁旣連互窻亦同
錫猶然作此意態伯喈氏之言不亦信哉蓋此時汝朝夕
事我予亦朝夕顧汝實不汝女而汝兒也越數年汝欲分
居藍田適我家有住兵之擾因割愛遣汝非割愛遣汝也
亦念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上事舅姑爲亟耳乃此時
汝啼汝母啼予亦啼正不異人間之女嫁娶時然汝雖分
居往往歸省但每至言旋汝則依依不忍別予亦不忍別
汝正謂或往或來無異處於家中孰謂汝分媿常疾竟長
逝而去耶嗚呼痛哉夫上頭著代耳猶然淚下分居異處
耳猶然交啼歸省而回猶依依不忍別去矧長逝耶幽明
三高士遺集

入

二

異域耶遍東西南北反無求耶永無歸甯之日耶昔人所
云肝腸斷絕者茲不其然耶又念自是之後或花朝灑酒
或上壽稱觴汝弟俱列汝妹咸歸矜佩環珥紛吾左右少
汝一人汝夫君過我汝二子躑躅階前撫存念往甯無惻
惻且汝所居之室依然昔日之奉我儼然予想所歷將何
以爲情耶雖汝夫君爲士楨幹汝二子玉立英英汝可無
憾予何以爲慰也嗚呼痛哉汝戀汝父予知之汝父愛汝
汝知之今汝父祭汝汝母哭汝汝諸弟森列拜汝汝知之
乎汝不知之乎

亦有文公祭十二郎情致

齊召南評

祭韓公嚴文

嗟嗟慘莫慘於失國之臣悲莫悲於長別離之友澤畔行吟形容枯瘁葛衣如故對之神傷矧斯人又去邪山陽笛斷酒墟氣寒車過腹痛無俟忘約矧計音久焉徒望哭於天涯耶憶昔與子夙負人豪興到過情往往空世誰知數年來委焉如泥以知臨廣武而嘆劉項者斯乃真豎子耳更追年前時當坎墮猶幸者此身尙健我輩俱存雖惴惴於籠中迺昂頭而抗慨相樂也已而相泣相泣也已而相樂疾疢彌年一丸消之不已快乎至於息影空山棲遲寺裏子爲雪菴我爲馮公子爲馮公我爲雪菴而亦快矣或

三高士遺集

九

三

詠抱香於枝頭或寫幽蘭於空際如鄭所南而亦快矣昔人云哭一番亦快斯不其然乎奈之何舉此數快者而亦不存耶嗚呼命之衰矣何嗟及矣但子棄我而去而子將何之謂子爲能騎箕尾上爲列星耶子學道尙未成吾不敢必也謂子爲能服阜冠絳衣而爲神前導江伯後從魚子又不能休是或者向河邊而寄宿以圖再來之舉此佛氏因果之言吾又不敢信也時惟正氣化作長虹長在斗間吾其視斗間耶

聲可裂金石不止於聽三峽哀猿也

齊召南評

十餘年前有友人說北斗第四星昏而少光此星主伐無道今無光爲有道者所不利予時亦姑置之而未之考也至今年見權星大闇久之魁四星惟璇星稍如其舊餘三星或隱或現俱似無光因憶通考魁中第一星主陽德第二星主陰刑第三星主號令第四星主伐無道始悟前說之大非蓋麻家之言主運數而不膠理道且其占驗俱主當其辭者而言絕不同於刻舟求劍乃又有人未達仍遵前說而以予言近於三國黃權之言昔魏明帝問黃權天下鼎立當以何地爲正權對曰當以天文爲正往者熒惑守心而文帝崩吳蜀二主無恙此其徵也子說似之予曰三高士遺集



十一

不然漫論權說之誣麻家曾言三國時絕無熒惑守心之異黃權蓋是假借以媚其主卽有之在彼猶有吳蜀之疑在此則非劉石之比豈其以此論乎彼人猶云果如子說則凡創義爲雄建號一方者豈其不關於天道予曰不然漢高帝時五星聚東井唐太宗爲秦王時太白入東井東井秦分此皆常星之外別有星以主之絕非紫微太微恆常帝星及恆常將相星也此人猶不信更欲求少康在虞爲庭正時及光武白水未興之日考其星象如何予謂少康之天文已寂寥無證光武猶可稽及翻閱通考忽見地皇四年太微垣太白有光燭地有言太微帝庭太白兵象

宜有兵寇入天子之宮是年漢兵入宮而莽死新室遂滅此其應在莽也舉以示之此人遂語塞因思予生居僻壤既無豪傑與居區區惟此仰觀而又橫生異說競爲美新舌戰色兵無之不有予亦何辜而當此蹙蹙耶

論虞仲翔知己之言

虞仲翔云使天下有一人知己者可以不恨此最是名言至言讀者祇謂其感憤之言而忽之耳夫知己之難自古所共彼悍然不顧自執爲是此與夜郎王自大何異乎是必須一人焉印許始可然印許正不須多人使其多人又恐入鄉愿窠臼亦顧其所爲一人者何如耳使其人爲殊

三高士遺集

十一

尤之人則得一人已勝於千萬人兼以包乎千萬人與天下後世之人矣如虞仲翔相其言似無一人知者乃其先則受知於孫伯符後則受知於孔北海伯符英雄北海奇才仲翔得此二人而又何須多乎然其言又不獨爲自己寫照也

千古快論惜翔不及見之

齊召南評

論諸葛孔明謝安石

夫出處之道如日月之相爲合德如仁智之相爲循環是以深於處者自能大於出令於出者自必確乎處皆以一而不分之故也如其不信則請觀於阿衡傳說公望孔明

李鄴侯諸傳則知之矣昔有人讀唐詩至當時諸葛成何
事只合終身作卧龍遂以孔明在當時以不出爲高予以
孔明不出成甚卧龍且孔明是時亦不容於不出識時務
者在於俊傑此時龐德公不出矣司馬德操亦不出使孔
明不出將時務委之何人扶炎漢之九鼎伸大義於一時
正賴孔明之一出也又因郝隆譴謝安石出則爲小草處
則爲遠志遂謂謝公於是時不必出夫謝公當時亦在清
言之列彼其兄萬已受自容何所之譏而殷深源復有用
違其才之謂使謝公不出則處士盜虛聲謝公其何以自
解四郊多壘士大夫之恥況有可濟之具而猶袖手旁觀
三高士遺集

十一
三

聽其頽圯豈人情也乎符堅百萬之師南下朝野莫不震
懼使無謝公則晉鼎移社稷覆羣士流亡衣冠滅裂謝公
其可不出耶唯其一出然後摧勅敵挫強臣救人民於塗
炭措四境於衽席此謝公之不容於不出也且自古聖賢
安有不出者伊呂出矣孔子亦出孟子亦出董仲舒周茂
叔程明道無之不出唯其出而不展其用斯乃終於不出
耳然豈以不出高於出耶

通儒之言

齊召南評

謝安石不容於不出

申韓

論申韓必欲滅仁義尚名法薄堯禹固是一意然俱本於苟

申韓必欲滅仁義尚名法薄堯禹固是一意然俱本於苟

卿性惡之說本之不立此其所以遊移無定操而與吾道絕遠也如申不害微視王之所悅以行於王及欲化其從兄之事早已自背其說韓非說秦王至於說其亡韓壞韓絕無家國之思及先人正墓在韓之意兩人本心已先失矣更有何術之足法何治之足言至於李斯既師事荀卿聞六經之旨似宜可顧名思義乃其阿二世督責一篇有盜跖所不出者斯則悍然出之又何怪其從趙高殺扶蘇阿胡亥以亡秦國乎總之皆從本心先失始申韓李斯易地皆然夫戰國之禍至秦而極廢先王之制度棄先聖之詩書亦至秦而極然皆本於列國著書之入浸淫其說而

三高士遺集

十三

三

哉

太史公早看破根源東坡又言盡究竟此又暢言之

齊

召南評

論氣數之命

偶講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斯二者天也此蓋爲氣數所限是惟文王大聖能自爲命則不爲氣數所限有人在旁謂文王亦在所命之中非文王之能自爲命此似是而非夫聖人與賢人不同聖人寔能衡命如文王之時大命在紂文王大聖能奪紂之命而自爲命紂又自棄其命此周之

所以興而紂之所以亡也人曰孔子非大聖乎何以孔子不王曰孔子之德自宜居九五之位而身無征伐之權不克如文王之伐崇伐密無憑藉之位不及如文王之布德施仁此所以屈於彼婦之口而出走也若其至德隆隆三月而魯大治又豈異於舜之成都成邑文之三分有二安在無土不王乎所以不王者無設施之柄故耳孟子之言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則孔子不在此數明矣至於氣運之厚堯舜禹湯致唐虞夏商之治氣運之薄孔子孟軻不能回春秋戰國之衰此又關於古今之大運而非係於一人一世之爲矣總之孟子文

三高士遺集

十四

二一

王之論則李鄴侯君相造命之說也孔子道之將行也與命也之言則天之厯數在爾躬之旨也蓋各有其歸矣

晦菴陽明說書

聖人之道如揭中天之日聖人之言如懸明月之珠並無偏正旁側之殊後人見之則有頓漸分趨之異耳如格物朱子以爲凡物莫不有理格物者窮至事物之理陽明則以知之涉著則爲物爲善去惡是格物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晦菴解之以爲學者之忠恕陽明則主程子之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如仁遠乎哉繇陽明家我欲字重至字亦深依朱子則曰今日欲仁

今日仁至明日欲仁明日仁至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誠陽明家則謂得其一萬事畢朱子謂不博學多識則無物可貫依然欲從多學始如戒慎乎所不睹數句陽明家則謂不睹不聞性之體隱微性之用能戒慎恐懼則有所謂未發能慎獨則自然發而皆中節朱子或問云旣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是故君子戒慎云云而又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何也此因論率性之道以明繇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夫同一聖人之言或以爲上根人說或以爲下根人說迥爾不同試思聖人之言廣大包函微妙元通人人可以共由門門可以俱入曷嘗分其孰爲此孰爲

三高士遺集

十五

三

彼也後人徒以己意測聖人予取予求執此非彼又何怪數千年聚訟之不已哉若是者豈道之幸乎吾願世之學聖人者虛心善求因彼之有餘用以治己之不足譬之挹水於河取火於燧惟以造於聖人之域斯已矣庸多議乎雖然朱子陽明亦各有意猶之朱子之與象山雖交相譏然始已交相推後則交相贊也學者又當知此矣

陽明自是奇才其言道必闢考亭則謬矣但子夏子張同在聖門論交已自殊異何況後儒學者固不必深疑

齊召南評

以約失之者鮮論

夫御事以心而聖人則更有以御心苟不足以御心則不足
以善事夫至繁者事也至變者亦事也一事而羣事託
焉一事而萬變生焉苟欲以一心周之則事大而心小事
大而心小則事有餘於心事有餘於心則倉皇瞻顧之不
暇矧其能御心乎第以事觀事則事大而心小以心觀事
則心大而事小何則事以迹用者也事以神用者也是以
古之至人雖事之浩繁不可紀極事之變反不可端倪而
皆可御之一心之中而且以善其事旨哉魯論云以約
失之者鮮此孔子爲處事者言也講得而申論之夫非常
之人則有非常之事非常之事則有非常之功事大則不
得

三高士遺集



得以淺嘗之事鉅則不得以薄承之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又曰棟橈凶此皆言不足以任事也是必有大於天下之
智而後有大於天下之謀有大於天下之才而後有大於
天下之業創大圖艱固聖人之所有事也然而將何以乎
夫猶是事也非馳騫之爲難驅駕之爲難非拓大之爲難
歛束之爲難非虛恢之爲難精熟之爲難又非遺棄之爲
難而總攬之爲難思古之人當鉅大艱難之事一以閒淡
平夷處之至事定之後智喪其謀勇失其力舉不出其圖
維範圍之內是非有其至約者爲之乎蓋有閱覽博物之
智則智出於事之外有經方致遠之才則才溢於事之中

有批卻導窾之能則恢恢有餘刃有神明不測之慮則周遊肆應而不窮凡此者蓋有不期約而自約者矣然古今之能用約者誰乎上古聖人作易而不出於一點造厯而不越於一中則至約矣堯與舜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則至約矣禹治水不汨陳五行順水之性則至約矣湯武曰不韙之名行至險之事似乎非約然升陟而高墜會津而躊躇則又約矣至於射御之事鈞弋之微養繇命中王良馳驅蒲且引鳥於百仞之上詹何驚魚於深淵之下孰不有其至約者在乎夫至約者神明之守也神明不出於規矩而又不囿於規矩不法其法而法其所以法微乎微乎其孰克喻此乎然若此者可以無失矣而夫子猶曰鮮失似尙不能無失者然則何耶噫此孔子韋編三絕之後深於大易寡過之書則約而又約者此道之無窮也

如水出峽沛然莫禦

齊召南評

色難論

物有其徵孝之至亦有其徵是以珠有光也玉有采也丹之有丹也青之有青也以至山之有春水之有秋也與孝子之和氣婉容一也莫真於孝莫神於孝莫大於孝夫以莫真莫神莫大之事而欲徵之於庭闈則五老可以遊庭醴泉可以繞戶况於視聽無形聲之地而無太和之色徵

之耶要以今日而言孝不必使善詩者補南陔之什但使善畫者圖孝子之容則孝思傳孝義著矣至哉夫子答子夏問孝有云色難此雖爲子夏言之不獨爲子夏言也請得而論之古稱孝非難而敬爲難敬非難而愛爲難愛親非難而忘親爲難忘親非難使親兼忘我爲難若是則至戚無文大仁不親又何有於可見之色也第以天下無可見之色而色不容言矣天下有可見之色而色又不容強矣享觀有享觀之色介胄有介胄之色仁者雖在斷割之中而不忍之色可見智者雖在煩難之中而不惑之色可見彼神人則有孺子綽約之色將御天則有龍鳳五采

三高士遺集



十八

二一

之色而色豈可強乎乃論孝而至於色則又難言矣成人之色比之稍長有異矣稍長之色比之嬰兒有異矣嬰兒之色比之未孩又有異矣夫色一也何以戴縑垂紳之色而有異於提攜奉負者乎提攜奉負之色而有異於學語未成音者乎學語未成音之色而有異於不隘不隳者乎蓋以去天漸遠而色漸不真也孝子亦安有不全其真乎古人云含德之至比於赤子又曰有色如嬰孩是必有至人之德而呈赤子之顏斯乃以稱孝之至則色不亦難哉雖然色存乎真而又無事乎詡昔漢高帝之尊太上皇詔云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

也尊父爲太上皇不可不謂以天下養矣乃曰大人以臣無賴不如仰力以臣今日所就孰與仲多則未免有德色矣此高帝之稱觴曾不若毛義之捧檄也唐太宗首建大謀削平禍亂不可不謂以天下勞矣乃伏兵玄武喋血禁庭大傷厥考心是則不止乎色於父矣此太宗之吮乳又不若老萊子之戲衣矣若是者惟原之以天植之良將之以跬步不敢忘之愛而又積之以不登高不臨深之養而後色可言矣記云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如執玉如捧盈又如弗勝噫斯言得之矣儀禮云子與父言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

三高士遺集

十九

三

於帶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噫斯言又得之矣蓋必如此而後可以言色也乃自古不乏孝子孝之事傳而孝之心不傳孝之心傳而孝之色不傳吾今欲得一善畫者焉遙想于虞氏滄泐之地而徘徊於文王寢門之時將其所爲克諧以孝詢問內豎者一一繪之以示世之爲子者則孝思傳孝義著矣

至論能發前人所欲言而未言者

齊召南評

聖心明鏡止水論

人心無所不有而未嘗形一物之有人心不辭萬物之有而未嘗繫一物之有無乎有無乎不有唯無有乃以有眾

有而吾心之量始極夫心一也賢人之心猶常人之心常
人之心猶赤子之心而聖人之心亦猶常人賢人赤子之
心蓋古今無二心也夫常人則嗜欲汨之不能自見其心
賢人則知一不知二不能自全其心而世之論則以能全
其心者惟聖人與赤子而赤子與聖人遂居兩衡之勢矣
夫言赤子者則從其初而言之者也言聖人者則從其竟
而言之者也然善言初者不於初於竟善言竟者不於竟
於初孰知聖人之心更有初於赤子者乎此聖人所以爲
天德之全天道之至則又非赤子之所能及矣昔有問程
子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
三高士遺集



蓋莫先惟心莫靜惟心一有所向則是欲而非心一有所
見則是妄而非心惟無所向無所見則是無極而太極若
此者非廓然大同通於無始亦烏能自見其心夫言心至
於赤子蓋已至矣終日號而嗑不噉和之至也未知牝牡
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是以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
搏老子所以斤斤謂不克如赤子者豈非訓其所不及乎
然一墮地則思乳矣一啓臆則思明矣或引之而孩或不
引之而亦孩或寐焉而亦孩旣已有嗜矣尙得謂之無乎
旣不能無矣尙得謂之未發乎此赤子適全其無知無能
之體而不能變化無方應用無迹也聖人之心則不然澹

乎無思泊乎無起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物之未感端端正正不盈一握之間視周天壤之際物之來感洞洞屬屬因其所以來不隨其所以去既無所將又無所迫既無所距亦無所留不謂之明鏡止水得乎蓋心之體靜也虛也惟靜故明惟虛能照鏡如是水亦如是蓋嘗觀於河圖矣天一生水水陰也生於天一方生之始陰陽互根地四生金四專屬金爲有定質若是則金水皆陰類也是以金水之明俱內鑿也仁者之見滯於陽智者之見滯於陰惟聖人爲仁智之全是以不偏於陰陽則以顯諸仁者爲天道發生之功而以藏諸用者爲造化機緘之妙顯諸仁仁

三高士遺集

廿一

三

也藏諸用智也然觀天道者不於元於貞觀聖人者不於通於復則鏡水其善喻也或者泥於一端則以聖人之心若鏡赤子之心未嘗不若鏡常德不離視而不瞬亦何必於察物聖人之心似水赤子之心未嘗不似水含光內觀凝神不滓亦何必於鑒觀但赤子之鏡可爲始型之鏡未可爲經粉磨之鏡赤子之水可爲出泉之水而未可爲燭鬚眉之水也此其所以異也今夫鏡嫣然笑則與之爲嫣然姦笑岌然高冠則與之爲岌然高冠今夫水奇怪槎枒則與之爲奇怪槎枒狼狽虎偪側則與之爲狼狽虎偪側因物付形隨而不有是豈蒙然未有知之可及乎堯之大舜

之精文王之德之純孔子空空何有亦若是則已矣晉人有云我靜如鏡而莊周則曰水靜則明此古人文致之辭也何以能靜是惟無欲則朦焉未滴與涓涓於山下者亦孰非作聖之基也哉

未發說

齊召南評

有人言未發爲常人所俱有某曰常人何嘗有未發蓋常人不能自全其性而心亦不能渾然在中常人之心大槩如莊子云其畱如詛盟其殺如秋冬其厭也如緘而已赤子尙不可全謂未發况常人乎昔有問程子曰赤子之心三高士遺集



廿二

與聖人之心若何程子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蓋必明鏡止水方可謂之未發赤子性雖未滴但一墮地則思乳一觸目則思明得乳則靜失乳則啼或引之而孩或不引之而亦孩或寐焉而亦孩已有喜怒哀樂矣尙得謂之未發乎卽有未發之時不可全謂未發至朱子所謂性情之德是舉其自然成德者言故曰喜怒哀樂情也未發性也謂常人箇箇有此性則可謂常人於心未萌時箇箇能全此性則不可譬如寶珠沉於泥中明鏡暗在塵裏雖有亦與無同謂之未發得乎且中者端端正正宛然在中朱子曰喜怒哀樂未有倚著一偏未有過與不及故特以中名之

而爲天下大本有此中則發而皆中節謂和此和卽爲天下達道能致中和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說到此已層層說得重了是則非聖人不能有己自較然明白至於上面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於未發之前更有許多工夫著實打透合其玲瓏不中而自有所爲中在子思子探本窮源說工夫到此已自造極此豈常人能得又豈賢人能得朱註更妙在此言性情之德以見道不可離之意二句蓋子思於此處提出中和字一以究極此性莫大之用以全乎道一以見道之不可須臾離本出於性而以全乎性故此節懸空說箇中和是從人之性情

三高士遺集

卅三

二

純純全全自然而然者言並未有屬妙於接引其所以然則在言外是以上節可通下節可接也

說經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

齊召南評

讀經與張蓬經書

接手教以爲未發之中不論聖凡皆有聖凡皆有者是劉子人愛天地以生之中而非未發之中雖前後無兩中然各有地頭不可混也足下執此無異故緣足下天資高胸中無夾雜猶之范滂夫女言孟子誤矣心安得有出入程子以爲滂夫女雖不識孟子卻自識心爲是之故故執之爲是不可破耳夫未發之中惟聖人有之其說雖出於程

朱然早已見於中庸細玩白文自得之但人不察耳艾東
鄉云未發之中自戒慎恐懼來且未發性也非時也如以
時則人亦有未發之時乎惟有昏睡耳然夢中亦有喜愠
矣若認作未發時是以有浮遊罔象不盡絕之說耳又註
云性情之德也言性情而名之以德則明指養成者言矣
大全小註云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
也感通馳騫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戒慎恐懼而謹之
於獨則此心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予謂使非戒慎恐
懼養成工夫則發必不中節則其未發也不中節之根具
在可謂之中乎而楊維斗又云喜怒哀樂節跟慎獨者固
三高士遺集



是然發明首節自是正旨并文字亦有開闔推維斗之意
此節是懸空提出中和從人之性情提出以究極盡性之
全量本天命說箇中字本率性說箇和字另起此兩峯極
力形容總爲下節天地位萬物育吸脉其說中則說箇本
字本字上加大字大字上加天下字說和便說箇道字道
字上加達字達字上加天下字言天下則凡自天而下皆
包於中地亦在內說到此已推出公共言之矣故一致中
和則天地位萬物育自然然而此天地字又不得與章
首天字對此處天字可與地對章首天字不與地對也誠
得意首天字則末章無聲無臭之天可以悟矣識得無聲

無臭之天則惟聖者能唯天下至誠爲能至聖爲能皆可
悟矣細會全部自見固不俟筆墨之叨叨也

又與張蓬徑書

傳習錄謹完趙緣足下於未發之中尙未融釋遂將傳習
錄中陽明與弟子言未發者一一拈出將丹鉛點於其上
意欲足下澄心而靜玩之足下慎無忽某觀陽明之論與
明道先生李延平朱晦菴說真如一串穿成苟其透此不
惟未發之中透正心誠意亦透矣不唯正心誠意透易之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亦透矣至其論中如啞子喫苦瓜之
喻與程子在中之義林擇之裏面道理之言李延平先慎

三高士遺集

廿五

二

獨而後可言中和之妙及朱子室中之比皆是畫龍點睛
也若此大賢以下尙未之及豈猶常人黑窄窄地可言乎
至若人人有中箇箇有良知古聖賢具如此說獨揭此旨
無過陽明今陽明云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具有則他可
知矣更不必再費饒舌足下有意聖學不可合於此處有
纖毫不明蓋此是下手之地是以不憚覩縷總之大學工
夫祇是誠意誠意祇是慎獨慎獨則從不睹不聞始此固
最精最切之務也唯足下勉之

以陽明說與程朱一槩未確以慎獨爲聖學之根則劉

戢山嘗實體之足爲良知家底柱此亦能揭其要

齊白石
南評

夫心本乎道。道本乎天。學道者必使道生於心。而後道根立。道根既立。乃生道。幹道既成。乃發道。華道華既發。乃結道。果是惟元亨利貞大備於人之一身。俾我之身一與天合。而後天道始在我矣。外此卽有所得。終是妄得。卽有所見。終是妄見。而於我何有乎。是以楊子雲能見天地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果知尙元尙白。則二翼可法也。陽龜山知六經以心爲驗。而不知心以好惡爲驗。於蔡京之召。則赴之。又無能改於其德。胡康侯知聖學以正心爲要。而不知心以是非爲端。於秦檜之姦。則薦雷之於呂頤浩。及三高士遺集

廿六

二一

張燾程瑀二十人皆罷之臺省爲之一空。若是則雖終日言學終身力學奚益耶。

論學道

陸子新語云。伊尹躬執農夫之作。意懷帝王之道。身在衡門之下。志圖八極之表。曾子孝於父母。勉之於糜粥之間。行之於衽席之上。而德美重於後世。此二者修之於內。著之於外。行之於小。顯之於大。云云。此實是見道之言。繇是推之。傅巖之版築。姜公之直針。以至象山之管庫。三年陽明之居夷。困厄皆是。此種道理。程子云灑掃應對。卽可精義入神。殆謂此矣。但其與惠能篩米香巖擊竹。則又有微

異彼則離棄乎仁義此則原本乎天良彼則假之此則資之彼則彷徨於無有此則隨取而逢原此其所以異也陽明云儒與佛只差得些子正爲此些子也

辨性

人有論性者言人受生於父母此性本之父精母血而成殊不知人受生於父母而實受生於天則此性實稟於天故曰天命之謂性地尙不涉况人乎惟其如是則此性爲最純最精最靈最妙故曰率性之謂道蓋一元之氣運旋不息人則在澹澹之中無刻不生無入不成性亦無物不成性亦安得謂人受父精母血而成性乎夫萬物有大本

三高士遺集

廿七

大原則有大父母有大父母則有最先之大父大父者天之謂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蓋人之胎息降生以至呼吸無不從天氣始也若父精母血之云依然是告子生之謂性知覺運動之爲性所謂靈明者安在烏足訓乎

此亦陸王之精語若加實理二字于元氣中雖程朱亦何間然

齊召南評

大禮議

國朝興獻之議與濮議頗同謂禮稱所後者爲父母而以所生者爲伯叔父母帝宜以孝宗爲考而稱興獻王爲叔

此介夫楊公之論也謂帝以世子入繼武宗統非繼武宗
嗣帝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與獻
弗考而考孝宗使與獻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此羅
峯張公之論也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秦漢以
來旁支承統或推尊父母爲帝后皆取譏後世則宋司馬
公與王珪學士之議也謂禮不忘本濮王所當尊禮則韓
魏公及歐陽公之議也大抵欲尊稱本生父母而於本生
稱考者則於本生太重而於爲人後太輕欲稱本生爲皇
叔皇伯并欲弗加尊稱則於爲人後太重而於本生太輕
皆未適夫禮情輕重之宜者矣至如湯霍林之議謂孝皇
三高士遺集



臨御十八載濃恩濺澤淪浹肌髓奈何以皇伯爲稱合僅
僅子一武宗遂已乎古稱本支百世者何說此論自不可
易而歐陽公所引喪服大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
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
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要亦不得盡
非也夫漢成帝立定陶爲嗣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謂
其合禮程子之論濮議云言事之臣知尊親之非而不明
尊崇之禮使濮王與諸父等若尊稱爲皇伯父濮國大王
則極尊崇之道矣以此二大儒之見推之則確宜主爲人
後者之說自不同於舜之於堯禹之於舜繼續不繼嗣之

說非也。卽云世廟取之外藩，與宋英宗育之宮中，有異亦知世廟之登九五，豈世廟之自爲創興，而與漢世祖等耶？漢世祖不宗南頓君，而世廟欲宗興獻，此實難通之論矣。况躋逆祀春秋有明文乎？但父母之名，自不可沒，而本生亦不容無尊稱，不宜稱皇帝，自宜稱帝。至於尊稱，宜如世廟因火災，勉從廷議，時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別立廟祀之，則於名實禮情均得之矣。

折衷乎允明確，可謂片言折獄。

齊召南評

三高士遺集

廿九

三

夫易尚乎變道，集於虛如君制命，臣受命，君居上而令下，臣處下而承上，此不易之恆矩也。師卦則以九二爲主，而統乎五陰，六五君位亦在所統之中，而聽命於二，是以有闔以外將軍制之，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論。此固變之正而道之權也。昔太公秉黃鉞，白旄誓師，而武王實在中城濮之役，晉文公亦在軍中，而中軍則唯先軫以之。蓋軍之制命在將，將重則威立而令一矣。至垓下之戰，韓淮陰將三十萬眾，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皇帝在後，柴將軍絳侯居皇帝後，雖一時布陣，則然。御與師卦畫合，此蓋是藝之精，則自與道合焉。如岳少保之用兵，豈滅

韓淮陰其藝之精又豈滅韓淮陰至其精忠則非淮陰所及但其於十二金牌之召竟聽之班師喪師棄地俱所不顧墮奸臣之計壞垂成之功絕無制命之意以少保爲秉禮之將則可以少保爲能權豈可哉大抵宋室諸公多是可與立未可與權卽李忠定宗忠簡亦然又不獨岳少保也蓋權惟聖人爲能能權卽是易矣

工部論貧窮

自古人豪多有貧者如傳說胥靡公墜廢屠管夷吾窮困韓信不能自食陳平貧爲人侍喪無不受其艱厄他又未可更僕數其間有不治生產者亦有治之而無救於困者三高士遺集

二十一

議者咸以知其大不知其細之故夫知其大不知其細如晉文公之種米曾子之耘瓜蓋實有之但如太公望管夷吾絕非迂濶而遠於事情者當太公之治營邱能爲勸女工極伎巧通魚鹽管夷吾能通貨積財設輕重九府之利以致富國此豈無濟身之智乎其初鼓刀遊賈已無不爲而猶然窮窘可知二賢在當時唯是志其大而圖其遠是以甯忍一時之艱危曲全無窮之大計也然則貧富有命在耶苟命之未至卽有奇智費經營何益若是者但以問棘津穎上則知之矣

論王猛

或言王景畧遇桓氏時宜隨歸晉唯其不然是以終於夷
此言非也春秋中國而流入於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進
於中國則中國之皆以其志與行而非以其身之去來爲
準也如太伯在吳吳爲荆蠻太伯未嘗離荆蠻季札歷於
上國終亦歸吳孔子贊太伯亦未嘗不予季札若王景畧
無論其正統在晉一語大義炳然卽其治秦大似子產之
治鄭孔明之治蜀是安得以夷外之况一見溫卽熟悉溫
之爲人捫蝨而談薄溫已甚豈其能隨溫於晉而同溫反
乎溫曰吾奉辭討逆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長安
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是以不至數語已直刺
三高士遺集

三一

溫心溫是以不應隨曰江東無郗比也猛雖未伐溫而已
伐溫未入晉已見入晉施行之意又奚必身至晉哉
識見高筆力健短文最雄偉者

齊召南評

太子丹荆軻

太子非無謀荆軻非輕舉總以無奈秦何急不暇擇猶之
日暮途窮倒行逆施之說耳當是時欲效蘇氏之合從合
從不可爲矣欲效四公子之用兵兵已無可用矣卽欲降
秦秦虎狼之國必滅之而後已背之滅降之亦滅皆無救
於目前之急者也計惟有出於至簡至捷之術以身國爲
擲之謀或可僥倖萬一此則不得不用荆軻用荆軻如所

謂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之云亦未嘗爲非計此張子房所以踵此而爲博浪之舉後人謂亡秦一擊之力者此也其失則在太子使秦舞陽爲副不待吾客與俱而軻不講於擊劍之術耳夫大事俱以神用卽擊劍亦有神軻雖神勇於擊劍未神此蓋聶魯句踐一見荆軻俱怒而目之蓋聶魯句踐皆深屬意於荆卿而欲善就其事是以皆欲教之奈荆卿祇欲自全其神並不求蓋聶魯句踐之神以訓其所不足不樂與勝己者處徒樂與同己者處如高漸離狗屠又何益耶事之不成根柢則在此也雖然天方佑秦荆軻其奈之何哉

三高士遺集



三二二

犀利如神劍出匣寒光射人

齊召南評

論李陵華歆

人固不易知而論人亦不易天壤間固有兩截人亦有閒雜人然未有升之而上於天墜之而下於淵升墜懸闊如李陵華歆者李陵其先與司馬子長同爲侍中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史遷言之豈非實錄及提步卒五千深入強胡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此亦史遷言之豈非實錄乃一旦不能死遂爲降虜於蠻夷頽其家聲而又合先君之嗣更成蠻夷之族則國士安在

華歆其先與管甯共學時稱歆爲龍頭甯爲龍尾而陳元龍亦言淵清玉潔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乃一旦爲操鷹犬牽伏后於壁間出之則龍頭何屬甚矣人不易知而論人誠不易也然李陵胡服早已說蘇武以其降華歆變節初已致幼安於割席在當日又未嘗不可先知也若是論人亦安可不慎乎哉

可爲鑒戒

齊召南詩

齊召南詩

世之論荀彧者亦互有同異范史以爲忘其身而爲之殺身成仁之義操之因楊彪殺孔北海劫天子遷許皆彧親

三高士遺集

三三

三

見之或從中與議焉何殺身成仁之爲乎蘇子由以爲中原畧定中外之望屬於曹公矣雖不加九錫天下不歸曹氏又將焉往文若之意以爲劫而取之人懷不忍之心徐而俟之我則無嫌而人亦無憾要之必得而免於奪之累此文若之志也惜乎曹公志於速得不忍數年之須以致陋而非文若之過也若是則竟以文王視操操豈文王而荀彧又豈不欲操取天下者哉近李卓吾則以荀彧既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望曹操矣卻推董昭之請何耶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踰兩脚船專欲無厭思唯兼得而

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苟
令君然哉卓吾則以或爲道學之差者也凡此皆以或少
自奇才人稱王佐知人之明料敵之審震於其名因以曲
爲回護是豈知苟或者哉夫或之於曹氏實有聲味之投
不止計議之合曰高光曰劉項明以高帝推操而操曰吾
子房也豈或而不喻其旨哉今且詳觀其畫策有纖毫爲
漢之思否祇爲其有本興義兵愛人以德數語遂謂其出
於繇衷豈其言之前後相反如是耶或之言此本爲董承
衣帶之故而大懼此途窮而返之類或同曹操題墓之云
則是矣豈或之心哉宋景文以爲劉穆之宋齊邱之比誠
三高士遺集

三四二

得其寶蓋或與華歆無二致也朱子曰或爲唐衡之婿曹
氏之臣而不知以爲非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
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又曰攷其論議本末未見其
扶漢之思又據本傳或乃唐衡之婿則或之失其本心久
矣又綱目於或書官而不書魏者以其官於漢而貶之也
于攸書魏而不書官者以其深於魏而斥之也詞雖異而
意則同此皆確論固當日月爲昭千秋爲鑒不致後人搖
惑

智如文若亦當無詞以解

齊召南評

論君臣無獄父子無獄

春秋傳云君臣無獄父子無獄孟子云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朱子引羅氏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釋之細思二者異經同旨總之是責在子也然此乃性情之至自然而然又非聖賢持此而天下人不能知也如戾太子反者也其先以江充巫蠱之逼而懼問少傅石德德懼并誅遂告太子收補充等繫獄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將往甘泉而充持之急太子不知所出遂聽德計收補充等斬之如元咺訟君者也先以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甬從公公殺之咺不廢命奉叔武入衛以守

三高士遺集

三五

晉人復衛侯衛侯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殺之元咺遂出奔晉此二人者一當危急之際一值有子見殺之時猶能秉此不失夫元咺戾太子知此則無不知之矣後世之儒則唯以時俗爲依違不論事之輕與重及上下之大分每值此則以周鄭交質例推之與黨惡佐逆何異乎是又戾太子元咺之罪人矣此事必據經而聖人爲人倫之至

磊磊明明立臣子之準可以垂萬古而不刊

齊召南評

讀唐詩

呂子圓道之說謂日夜一周圓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

各與遇圓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而成而衰衰乃殺殺乃藏藏圓道也其說流行不已之事可謂極周但言陰物之相接相續而未及陰陽之相始相生也唐人詩云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只二語十字說盡大易圓圖方圖之理夫人思致所通何者不及故唐詩儘多翻盡理窟語蓋妙想所致自能通所不意安得以偶然吟咏而忽之哉

讀性理大全後之詩者觀此當爲大驚

齊召南評

論物性

朱子說天命之謂性云性是箇渾淪底物其許多分派條

三高士遺集

二六

二二

理卽道也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爲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晦菴自是大儒之論但與佛氏衆生俱有佛性之云又有毫髮之差今以佛氏聽講之鵝叅禪之猿燒出舍利之鸚鵡其有佛性固是彼說之最驗者若以我書冊所載論之如蛇之啣珠雀之啣環犬馬之戀主蓋是其報恩一端之性至如唐昭宗之孫供奉國朝雲南之象瀘南之秦吉了王玉京之孤燕宋元間瓊花之自枯南枝之不北向雖一時一物則然而豈其無至性乎斯以知宇宙天理誠是不可思議

送韓公嚴搆次室歸毘陵序

天生奇人則必與之奇配而得天厚者更抱二奇以遊於世是以在昔晉文公之霸也則有季隗焉姜氏焉季隗則貞姜氏則武韓蘄王之忠勇也則有梁夫人焉王夫人焉

梁則織箔於軍中王則援枹於江上

案宋史韓世忠傳親執桴鼓是梁夫人事

此指作王夫

人未知所據閨閫伉儷之綢繆實有氣類之符雲龍風虎

不獨在君臣間矣韓公嚴者毘陵名家子也沈深好書不屑屑於章句唯喜談忠孝及霸王大畧至酒後耳熱手畫口陳氣益陵逸不可控雖班仲升投筆欲封侯馬伏波不受詩欲遠事田牧不是過也以甲申年上台予一見如舊

三高士遺集

三七

三

相識因與予兄弟爲莫逆交一日聞林山人善相遂就山人相山人視其掌文圓印後當以遊說立功名公嚴則色然喜至酉之秋吳越分界公嚴則出定海越波濤直抵崇明奉十七廟神主以歸山人之言不無少驗第波島亡將未敵尉陀豈以一招來遂爲竟陸賈之施哉而世人則津津乎此無何而喪亂又見告矣當是時世亂如麻人情如鷺公嚴則託跡禪林書記于木塵旣而結茅匡廬聯席於道隱近則教授淮揚直如遜國之馮翁矣以是當世之知與不知無不稱公嚴奇男子或一嘆泣下焉公嚴旣已有事四方自不畱心房闔其結髮婦則薛氏薛固獨處於家

以未有繼嗣再娶于台爲湯氏湯亦依然處於父母家而公嚴則如孤雲如元鶴邈不可踪家之事悉薛氏主之征求歲用備極艱苦而更能以資斧遙給公嚴如酉之秋錢塘爲界則令僕人削髮爲僧航海入越而探公嚴息也至於求多公嚴者因以禍其家人薛悉爲訴解不減緹縈之救父隨以石杜門以寶通出入望其廬儼若一鉅鎮云自是驕兵悍將無敢窺公嚴門者湯氏既甚貧而台有連年大兵歎人多不自保而湯氏則絡緯達霜晨旣以養其父母時積一匹貲以俟公嚴衣疊至數十匹而公嚴杳然時有商委禽者則睨而遣之越十年而竟完節以待公嚴至

三高士遺集

三八

二

也如薛氏湯氏奇耶不奇耶予考諸史蘄王韓之苗裔也晉唐叔之後亦韓同姓也太史遷以姬之昌多內助之力邯鄲滄曰大國防禮自修豈况庶賤露屋草茅者不又於公嚴見之耶不然何其事之相符有如是也今公嚴則攜湯氏歸矣薛氏則寄衣以迎矣樛木小星都不足爲奇女子難乃公嚴稱男子則當化家爲國如晉文公韓蘄王者旣已不能又安可自逸豈其懷安來姜氏之刺不職致王氏之糾哉公嚴其勉之

與汪虞美書

未識孤山之面早高叔度之風第以沈谷處幽未及親承

音旨仰高希驥何日無之念海內不乏名賢依隱半似瀟
迹如先生冰雪之姿倏然人外寄跡禪林不踰方丈指其
可多屈耶去歲承貽守歲之作展玩浹旬豈唯詩軼錢劉
兼且志光日月衡之詩品定屬元音豈無野史爲摭摭端
俛藏之鉛槧俟彞鼎業成然後敷揚理體並出人間某也
何幸得先見之其爲欣忭匪筆能言本欲依韻奉酬奈陽
春不和僅酬坐雨之作要之永夜遲朝與長霖俟日愁苦
未始或殊未知何日日炤凌雲之書霞明仁壽之鏡影靜
心蘇時與先生話此舊事耶

與陸麗京書

三高士遺集

三九

二

麗京足下其在二十年前讀制義近十年想高風今不假
道里資糧於伏處中得煥然一面其爲欣幸莫可云喻况
秘笈鴻文又得瀾翻而讀之耶第苦於魯鈍不能如仲任
仲宣輩一覽無遺以爲餓十日而享大牢則不是以爲嘗
鼎一鸞又非也大抵過屠門而大嚼貴且快意不知何日
倚棹西湖復聞正始之音且僭擬上林數月而竟其讀也
草畧不旣

許雲怡詩序

人不同其面而有其真面亦不同其詩而有其真詩得其
真則畱侯好女可與裂眦並坐駟鐵夏聲且與穆如共歌

蓋其不同也天則使之其同也天則俛之矣許子雲怡與
予親則中表愛過夷叔清言機理無之不同以言乎詩則
獨異雲怡詩好冲秀予好峯峙雲怡所讀嗜陶謝予所讀
嗜曹劉雲怡朝夕有詩予間或一製雲怡詩出競傳邑里
予則祕不示人僅與雲怡一見兩人之於詩直如分轆而
趨者然予讀雲怡詩則見其有如夏雲如秋水如豔花初
發如好鳥歌春予愛之不置而雲怡之愛予詩謂其駸駸
入古亦頗同焉雲怡詩予爲點綴雲怡以爲出其意中予
有詩示雲怡雲怡目微攝予則應時改定兩人之於詩其
合同又如此今雲怡詩已成卷特出片羽付之剞劂將以
三高士遺集

四十

三

公之同好且求正焉夫異乎我者不足正之同乎我者亦
不足止之豈其有待彼之意耶余願世之覽雲怡詩者當
思有以遇雲怡以己遇雲怡不若以雲怡遇雲怡以雲怡
遇雲怡則雲怡天開雲怡天開則己之天亦開豈唯是凡
古人有聲之詩及天壤無字之詩無不因之以開而大同
則於是乎幾矣是爲序

詩約

物之感也固多新故之殊士之悲也甯有春秋之異依依
楊柳春日如年時時杜鵑春花若雪浮生逆旅可無數刻
之誓歡疾疢彌年宜以一丸爲從事不有詩也其何以興

古詩三百篇半是怨思之作昔人十九首疇非離別之書
感致幽深可稱文中之貞媛懷情慷慨豈無酒上之健兒
况詩本宣暢羣人亦暉麗萬有大風垓下王霸宏裁白雲
玄靈神仙異製班姬團扇深於五言孺子滄浪亦有全曲
景宗弁士能爲病競之歌白狼夷人曾致慕德之頌至於
幽鬼不客之作鸚鵡鯽魚之篇何人而不能詩何物而不
能咏況於含識具有勝情顧可使風雅道消煙霞板蕩爰
糾同志屬意高吟竊以頌爲天聲必元音始充庭萬詩取
雅樂唯真意乃布笙絃才致清新何處非江山之助風塵
異色無時無天地之心是宜風發而韻流固在遙衷而歌

三高士遺集

四一
一一

慕奇情麗日月何靈均之逸響難追良友集光輝捫南皮
之高蹤莫繼超然有作當無借筆於景純率意命篇亦異
乞靈於柳惲事取適情爲樂道在離俗爲奇澤畔行吟蕭
疎固是江潭之客落花踏盡徒倚聊爲路傍之人幸託不
肖軀且當猛虎步既秉文章筆何難威鳳觀此爲章志之
先資亦是不朽之盛事固宜大張旗鼓列署分曹嚴立刻
晨均言賦韻學顏學謝既無成轍可拘爲古爲唐亦唯隨
時而製詩不成者有謂道不合者共譏做太白之遨遊宮
袍邈矣集永和之少長蘭亭依然唯暫次與霄寥共高斯
篇章與金石俱永當此訂約深冀綫言

天台朱之任覺菴

漢書咏史

獨坐無與晤攬衣起行遊遊彼山澤間樹木何脩脩狐兔

伏巒岡羣鳥鳴啾啾荆棘塞中路元雲起高樾晨風不可

遏去雁甯少畱徒存帝王畧含鬱誰與酬區區魯子敬邈

焉已寡儔沈吟負鼎翁曠野暢悠悠

子胥哮虎怒覆楚蕩若夷申胥亟沃焦計亦安所施滿足

走秦庭雀立涕綆縻七日勺水絕秦人與興師天且不能

勝孫伍奈爾為吳人歛迹去全楚奠金卮立功今古有未

三高士遺集

若斯人殊

公子名冠世捐死救邯鄲不遵魏王令祇共監門言兵符

盜王寢追擊虎狼前虎狼既已遁趙德魏不然公子既勇

趙士載不言旋救趙非徒趙此旨若為傳當機在能斷常

義詎足奉

秦王若虎噬貪心肆且堅誰當巡遊日擊之屬車前黃石

夜傳書真訣得已先挾以語天援聲迹俱空墜鴻門幾曲

折薄蝕銷瓊筵卒之殲二暴兵事絕不傳已宏未松願得

遂此為韓豈非真王良天馬行翩翩

朔生東方里斃子未有家日誦二十萬有口若懸河獻書

天子庭乃至三十車上爲時召問逢鼓震靈鼂天子大臣
可自謂又豈誇索米安求飽割肉亦不多惟獨有臣朔公
車久蹉跎歲星自憺恍江湖泛仙槎

皇甫討賊賊電驅不畱行張角棺爲剖餘寇一時平四海
歌安居蕩屋盡稱仁文武上將畧當世誰與京虢闕時吞
噬國賊盡黃巾狐兔幸滅跡甯不問長鯨義真懷惠心豈
昧殲豕情太阿空在手子鄙說不聽失斷在須臾廟社爲
圯傾難不自我作亂則自我成爰賦皇甫篇惻惻爲撫膺
田疇產無終自是幽州臣奉命探天子間經豈不辛長安
旣得報馳還喪我君致命哭墓下戚與延州均慷慨責公

三高士遺集

二

三

孫大憤忽已申郡邑自我成還與至德鄰因之增式廓詎
異直父仁如何袁氏拒曹公則殷勤豈非爲漢亟將以雄
才因依依共事久辨識乃得真徒賣盧龍塞慚忿安足陳
雙翅落在井何以奮厥身義心雖無報蛇足誠足嗔遂令

千載後掩卷爲哀呻

辛卯初霜不問其誰義真對虛心豈

自古多英少無如伯符奇成童忌劉氏孩年契周瑜忽經
峴山痛刑天怒有餘涕泣赴壽春請兵吐虹蜺橫江一朝
拔所過若衝虛吏聞孫郎至失魄竄山隅劉繇及王朗豈
不成腐儒乃有龍頭華崩厥若伏唯長矛追黃祖利劍斬

劉晔遂基江東業千載凜明威

世說新語卷之六

昔年十四五高志卓不羣作論擬賈傳著書薄子雲將樹
黼藻業千載立名勳如何一朝異萬事等颺塵達人齊出
處隨在有天鈞豈有失其一偏枯遂不仁彭澤稱高士首
陽是遺民薇菊苟可採安知非我春

右九首舊本有咏古咏史之分字特合而一之而先生
生平志事槩可見矣體格似左思而用意各殊蓋左
思祇解脫勢利是鐵中錚錚傭中佼佼而先生則抱精
衛填海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田疇自是義士然辭
袁氏而就曹公未免進退失據後屢辭封爵蓋有悔於
厥心然此身已一失而不可復救矣豈可賣盧龍之塞

三高士遺集

二二

以易賞祿此則疇之孫詞而其意蓋在彼而不在此也
不然胡言及此而輒涕泣橫流以刎首自誓哉士大夫
出處進退不可不慎若疇者可以鑒矣申胥之乞師
信陵之盜符子房伯符之事業既無可爲又不能以此
壅之於人則惟有以西山之薇東籬之菊自甘而已耳
豈可若田子泰之失身哉此九首之綫索

少年行

赤驪玉勒黃金羈紫鞍青絲大道馳競賭流虹驚問姓自
說邯鄲遊俠兒遊俠少小辭鄉里縱橫蹀躞不知處有時
汗血去幽并有時遊蕩新豐市薄隱屠間人不詢高才負

氣自無倫空手隨機搏雕虎高張宛轉落垂雲邊庭羽檄
傳方急厲馬出郊表已出長驅直向海城東燕支奪得胡
人泣男兒本是可憐蟲出門誓死氣如虹援桴一鼓不顧
親酬恩敢有私情從

偶成

歲月如流邁風塵更易催扇披垂翅羽琴用既焦材山傳
隱非隱莊周才不才病虬今已老誰道有珠胎
小園新霽後好鳥猶鳴晴撥草扶蘭蕙當門刈棘荆人情
趨長史世路薄君平有酒還須共何人是老兵

國清寺

三高士遺集

四

國清軒敞地四壁類鈞天知者長舒臂寒山任拍肩繙經
千貝葉饒舌一青蓮誰識真人火薪薪竈下傳

折楊柳

當此懷春時楊柳亂飄絲春風意自可賤妾思何支柳城
自多柳枝頭競折枝試詢攀折意彼美將奚辭

贈以驅許內弟

頭角磽磽鳳始雛維揚署內讀書初一天江色浮青案千

樹瓊花映玉壺舌戰祇酣焚赤壁

原注時許好談三國志

眉彎猶想

轉青臚只今吳越多愁望日冀山川出伯符

張九夏徐印卿袁叔素許以久遊赤城有賦予未與

步韻和之

數載徘徊書卷間，攝衣猶阻步潺湲。祇疑白雁來何國，誰
認霞城是舊山。峭壁眞文留大火，崎空紫氣滿函關。知君
此日多清興，飛閣層樓共往還。

赤城坐雨

詩答汪
虞美

長風驅雨欲翻天，巖壁幽人倍悄然。此地阿羅添十九，何
方海水激三千。竹棲孤鳳雲垂翼，瀑挂雙龍響入淵。卻笑
下山喧昨日，桔槔餘瀝灌低田。

楊枝詞

上馬不趨馬，祇拗楊柳枝。對枝吟作曲，還向笛中吹。

三高士遺集



五

二

扶杖石橋春，楊柳尚予待。柳條日日新，紅顏日日改。

新月

匣鏡旁初露，玉蓮一瓣舟。定知雲幔卷，早夜掛銀鉤。

玉階怨

明月照金墀，花叢珠露溼。徘徊辭侍人，還向玉階立。

靜夜思

轉側羅帳中，清香自芳杜。攬衣舉明燈，坐意瀟湘浦。

江南曲

自昔江南地，風流競歡遊。誰知西臺日，長炤白鷗浮。

莫愁曲

莫愁石城住估客潯陽樓一艇蕩兩槳朝夕石城西
采菱曲

江上採菱女時唱采菱曲忽焉桂楫垂眼看雙鳧浴
採蓮曲

江湖競採蓮蓮花玉面似豔色誰不忻還期結蓮子
王孫遊

庭樹君斯植庭花早已舒他鄉卽云樂百計不如歸
長干曲

妾住長干里蓮舟詎怕搖到江相識少誰與共乘潮

輓剡溪王勿齋

三高士遺集

六

著書蓬戶月臨窗忠孝防修自大那莫說夜臺相識少
山鄰近又姚江

吳林昏雨蘇蘇蘇早曰徐徐徐徐云樂百信不取餘

王孫遊

五湖蕩蕩蘇蘇蘇王面恩靈岳嶺不代靈謀蘇蘇干

採蓮曲

江上採菱女時唱采菱曲忽焉桂楫垂眼看雙鳧浴

采菱曲

莫愁石城住估客潯陽樓一艇蕩兩槳朝夕石城西

雜錄

姜埰嬰鳴錄曰徐光業號無逸天台高士精天文象緯之書究天下大計爲人端正特立凡里中有不法事輒裂眦爭之與弟光綬號赤城二龍光綬強毅視兄尤甚旣聞闖賊陷京痛哭不食避匿山中殆謝舉羽唐珣一流人也

三高士遺集

三



知不足齋不存錄群山中尚賦錄極言其一人也
相心其後子效錄素與二龍光綬惡賊取次高對海關
有雲天子大情焉人繼五錄立臥屋中許不其書聊發淵
其後則曰徐光業號無逸天台高士精天文象緯之

天合徐光綬確菴

題許雲怡家訓集覽序

古今訓體不一有出自一人言者有取衷經史選要百家萃爲一家言者其所以一眾志正羣趨俾其守身克家廣業成務上以光揚先美下爲子孫族屬賢能計則一也吾台氏族榮者聽其自榮枯者聽其自枯知家訓者鮮其人卽知之亦未必兢兢是務勒成書以示後人每至墮先烈辱家聲欲重資補救說矣吾友雲怡氏以孝友爲政且博物洽聞尙志士也其十世祖得靜公有家訓二十八語代

三高士遺集

二

經鉅公題贊雲怡體而行之祕爲家珍今復採古今訓誠及先賢懿行嘉言參和成編名曰集覽以貽來茲洵得本務矣綬生也晚每思乃祖得靜公負才善詩生當元初志存宋臘抗節高蹈可不謂卓然偉人哉而猶慮習俗易移或至乖戾作詩訓子謂金馬非貴古道足崇味厥所言其自期何等也蓋人生斯世有幸不幸幸而運際鄧隆尙矣卽不幸而生不逢辰亦當知所自守甯務道義以與時違毋苟營勢利以悅目前吾於得靜公家訓不啻三致意焉今雲怡克承家學清白子孫可以無愧然一家者諸家之倡也一人者眾人之表也夫家訓豈特許氏宜遵哉凡爲

子孫者皆宜率祖攸行苟以族大勢強致蹈覆轍縉紳之後降爲氓隸往往都有曷不取雲怡氏集覽以當韋弦之佩哉予衰老有懷未逮竊幸與雲怡志氣相符因發其志而附以己意觀者毋以予言爲河漢也

只題忠節齊靜庵先生出征圖

齊忠節公出征圖洱海趙淵卿筆也正統中公以兵部郎中奉勅簡川蜀兵送滇南靖遠伯所卽監督其軍指授機畧深入不毛三閱月而平孟養還朝之日有司餽黃金寶石堅卻勿受時淵卿在督府幕中爲繪川蜀滇洱形勢題曰清風萬里圖以贈公此行橐中一圖而已嗚呼自古戰

三高士遺集



一

二

陣未有不自監軍掣肘以生亂用書生與任宦官無以異也推厥原本其弊不出二途軍旅素所不習而柔懦者畏事剛愎者喜功任性自用則俱足以覆其軍此無才之故也至於自倚廢節折挫兜鍪來則索例錢還則邀厚贖有則掘尸可報爲新級無則惹苒可指爲明珠却掠甚於亂兵奴隸視其甸帥以至將怒士離外賊未除而內蠱已反戈而接其後故兵四出蕩隴畝爲戰場變名城爲敵國者豈非放利之一念階之厲也哉嗚呼此士君子論古讀書撫時感事未嘗不長太息於監軍之設也使皆如公之智勇具備廉潔自持將何敵不摧何城不克更何有於區區

之夜郎自大者乎綬有感於斯見公此圖悼公不可復作而天下事將漸不可爲也則卽曰此圖爲一琴一硯一拂焉岳鄂王有言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太平矣綬以爲千古忠臣義士惟不愛錢者卽能不惜命官不論文武也公後以隨征北虜矧節顯名非其徵哉若夫筆墨丹青之妙趙淵卿故自有名可不必道也

明刑部雲南司主事九夏張公暨安人謝氏合葬墓

誌銘

公諱元聲字汝韶號九夏晚自號幽溪散人姓張氏考諱文郁登天啓壬戌進士累官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工部

三高士遺集

三二

左侍郎祖諱助曾祖諱厚皆以慈善名一鄉以子貴贈如其官祀鄉賢詳載郡邑志世居溪南茅園右都公雋後始遷縣西之華光巷公孝友睦姻穎悟博洽雅負經濟工詩詞下筆沛然以禮義婉約訓子婦友誼質直善飲謹性明知人人樂爲用洗去驕貴之態昆弟七人公於雁行二髫年時以父督三殿兩陵功擬公爲應職公欲以科名自見力辭之弱冠補邑弟子員試輒冠軍食廩餼同懷兄若嬰方右都公宦任庶事專成公斥落芒角偕勝友沉博藝苑且遠與西陵汪蒼舒陸景宣昆季柴虎臣王律祖徐有兼毛稚黃吳錦雯陳際叔孫宇台諸公爲詩文至交同選古

文諸子以褒異名及房書觀榮行世固怡然自足也乃四
踐浙聞竟嘆數奇既則伯氏云逝諸弟姪幼不事事公自
此疲世緣矣迨甲申以恩貢見拔乃百六又逢監國魯以
公父子共推戴力欽賜舉人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時浙東
旱荒極公私困匱江干不效獸奔鳥散干戈肆橫人人寄
命於敗卒台當四達之區坐憂玉石焚耳及方兵初抵台
右都公進語兵柄誅一警百勢稍定乃嗾嗾之眾變更莫
測公家傾儲以濟竭力周旋數十萬饑兵始得飽歛迹去
台民迄無禍慘公家父子於此大有造於台城矣甫及數
月豺虎當路禍階生於縣庭乃討罪之鎮兵雲集蟻至台

三高士遺集



四

二二

人猶釜魚然適會鹽使與郡守涉台遊山命一吏守解以
護諸文卷其人詳審此變憫台城禍難慷慨據坐司牆壁
議救全之策綬兄光業亟奔告公公壯其說入謀於右都
公卽出私錢覓肩輿促其趨報因由於上官之在國清者
遂及定議謂爲縣令貪橫縱虐故致山寇劫財後亦追捕
數人而止幸哉一城生靈家慶完好伊誰是恃蓋非右都
公與公之力不致此已而公家禍變豕突虎噪又起自細
人危甚矣幸公父右都公主持於上公排解於下然後風
波獲定漏舟及岸親屬怡然若罔聞知者公咄咄殫瘁而
國恩無報甘心泉石撫膺歌風要其慷慨悲感之意固自

溢出於禍福安危外也及汪氏太夫人喪右都公後亡具
考典禮以行之晚年病目徒步徙倚於回廊曲檻風雨晨
夕獨鬯心骨子孫紛綽率衣繞膝由由然成句寶舊旅至
茶鑪浮綠琴酒清言兩兩歡洽去歷久靡倦尋或晨昏獨
卽倒屣見迎環堵促膝時道一二耿耿懷思多似簡兮章
末語左徒修名之異與人士出處如南北朝之分立文中
子金門一獻陋其昧於審時失於知人如擇木之誚何元
經所作正閏未免誤認始知希世苟合欲與究論天人之
際難矣他又何足論焉則又各相憤嘆乃公之熱腸閒情
尤洞識人枉直利害善解紛紜此公自爲救時之一見也

三高士遺集

五

二二

史書之咏耆老不息諸詩法律風韻雅正端重崇尚體格
直追大歷以前一切古文詞俱工麗婉媚句句六朝佳境
卒前二日猶燈下作排律二十韻寄陸梯霞積有度予亭
草桐柏草養疴吟捉刀集兵燹拾餘諸書藏於家享年七
十有四配安人謝氏應天畱守司經歷謝應奎女婦道母
道俱稱賢能在變故多善勸解助理云以丙寅年十一月
初四日辰時合塋於桐柏劍山之原子六亭槐亭梧亭椿
亭梓亭枏亭榭槐枏榭皆庠生梧則少負志節克承祖父
之遺而高尚不事者也女一適庠生齊嘉諫孫七人首利
瑣郡廩生才名俊拔鵬飛不遠餘皆就儒業曾孫止吉正

宮正介正品俱幼負異姿予屬年誼與公交善久念公志
與時違負才不及獻竟質恨而歿歿且葬矣乃公之子亨
槐輩慮無以傳不朽爰舉公之行事請一敘述予涼德薄
材雖習知公素愧無取重因就梗槩爲眾耳目所共知者
更一標表之以志不朽焉爰爲之銘曰

桐柏之原靈溪所藏賢人依此草木輝煌首陽遺跡幸鄰
其傍忠孝奕葉山高水長

三高士遺集



六

二二

其於仙表奕葉山高水長

林山之氣靈溪所藏賢人依此草木輝煌首陽遺跡幸鄰
其傍忠孝奕葉山高水長

林山之氣靈溪所藏賢人依此草木輝煌首陽遺跡幸鄰

其傍忠孝奕葉山高水長

其傍忠孝奕葉山高水長

其傍忠孝奕葉山高水長

撫琴稿

天台徐光綬確菴

闕朱覺菴遺稿有感

濟世難銘業深情異草元古詩供小玩妙理盈書箋龍蛇
縱橫動具眼疲終篇北里素心在南村敞席湮適來分覽
閱熱泪空欲沾存歿兩成苦掩卷聽啼鴉

挽朱覺菴

逸士存宏毅傷心國昨偏枏榆思漢社疆里歎周宣鼓舞
聞雞志幽傷述酒篇回天何處是熱血灑山川

三高士遺集



一一一

聞雞志幽傷述酒篇回天何處是熱血灑山川
逸士存宏毅傷心國昨偏枏榆思漢社疆里歎周宣鼓舞

謝朱覺菴

聞雞志幽傷述酒篇回天何處是熱血灑山川

謝朱覺菴
聞雞志幽傷述酒篇回天何處是熱血灑山川
逸士存宏毅傷心國昨偏枏榆思漢社疆里歎周宣鼓舞

天台徐光綬確菴

序

詩三百篇大抵皆忠臣孝子勞人怨女感物而作也蓋情動於中不能自已於是觸物傷感發而爲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也范甯有言曰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是皆傷人倫之變不得已而寓情於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故興觀羣怨皆取於詩吾友張君菊人至性士也以世際滄桑不求聞達生平惟以諷詠自娛有感物吟一冊分爲五類君徵愛而讀之不禁掩卷歎曰作者其有憂患乎夫天三高十遺集

序

一

三

地之性人爲貴而人之所以貴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同氣而兄弟相配而夫婦應求而朋友一一克盡其道之爲可貴也若物則不然雖同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得其偏不得其全故蜂蟻唯知有君臣虎狼惟知有父子鴛鴦惟鳩惟知有夫婦之愛至犬守夜雞司晨牛任耕馬任載明乎此而不能通乎彼是以人靈而物蠢人貴而物賤不可同日語也倘人失其人反物之不若處君臣而有愧於蜂蟻處父子而有愧於虎狼處夫婦而有愧於鴛鴦惟鳩之愛將何以立於天地間儼然稱之曰人乎惟菊人憂之深慮之切不覺動於中而發於外所咏在物所感不在物也故

曰作者其有憂患也人苟得其意而思之兢兢乎人物之
所以分去其所以入於物勉其所以成乎人則幾希之存
庶乎不墜由是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而吾菊人之作亦得
附於三百篇感物之義矣否則徒以描形繪神工於咏物
目之亦烏足以知吾菊人之心也哉同學弟許君徵謹序
又序

天台張印才士舍出其先世菊人先生所著窈鳴草感物
吟二冊介予門人彭秀才預見示且屬爲序余按菊人爲
太素侍郎之孫淵源家學品行端醕當甲申之變杜門著
書主持名教學者私以介靖諡之又與同邑朱覺菴之任

三高十遺集

序

二

三

徐確菴光綬稱三義士事蹟載於志乘臚於鄉祠彰矣獨
念合士鍾靈嶽之氣砥礪廉隅明季鼎革時若臨海葉孺
雷崇震馮醒園喆董三一嗣純黃巖王薇道人瑞彬葛挺
生承傑太平林長倩茂仙居張素心日紅類皆抗志柴桑
不求聞達託於著述以自娛余頃歲蒐集台詩訪求諸高
士遺製十不得一甚有爲其子孫而不能舉其字號行實
者今張氏一門簪纓接踵於其先世手澤歷百數十年之
久猶能備錄珍藏不遺隻字且函謀所以表章之者固其
祖宗志節奮邁感動乎後人抑所樂有賢子孫也或謂先
生以高尚之行處草昧之時托物言情大抵直抒胸臆不

必悉合唐宋人矩矱尚宜精擇而存之予謂此乃操選政
者之事非所語於其子孫也請選質之上舍以爲何如
嘉慶丙寅臨海後學宋世榮謹序

三高士遺集

序

三

二

嘉慶丙寅臨海後學宋世榮謹序

陳文粹宋源流及其子孫世襲其文士舍以爲何如

必悉合唐宋人矩矱尚宜精擇而存之予謂此乃操選政

登善樓稿

感物吟自序

世之言無知者莫禽獸鱗介昆蟲若也其有知者以達德行達道能此者惟人乎果能盡此而無愧焉否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誠以在人秉懿好明義理尙有去存之感矧物乎予每讀史鑑諸子百家及稗官野乘之書見禽獸鱗介昆蟲之屬有一物而以數事見者有一事而見之數物者皆倫常大節凜凜與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同昭天壤間次亦智仁勇義心應三高士遺集

二

氣求有心坎者所爲更有奇奇怪怪可悲可喜千變萬化之事不覺廢卷而起咨嗟怵惕歛衽而嘆曰噫嘻異矣總之物全於天人蔽於欲昔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對曰甚不美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時逮今日衰也云乎哉一念之謬人物反殊悲夫予幼侍先祖父大中丞太素公家大人九夏公日以綱常名教爲訓某某若某某若心竊誌之不知老之將至撫躬而思未能效法萬一真覺有虛生天地之慨今復覩此益令人愧慙無地自容孤陋寡聞於天地古今事物不能窮搜遠討所見聞者僅僅止此所遺漏者不啻萬萬管中

窺豹只見一斑難免坐井之誚但獨物警寰書之座右庶
常目在之亦以推擴余祖若父爲誨諄諄之意且以示後
之子與孫或曰子亦好奇矣乎彼古今人物載在史冊者
紙不絕書茲獨有取於異類而長言咏嘆之何也予曰否
否夫人之智愚賢不肖皆稟於性我欲取而齊一之不亦
苛乎第人或以異類言之必憤憤不甘於心至視異類之
所爲有合於義理者而我反多讓焉奈何其甘之也是故
非好奇也亦以人不但當無愧於先聖賢求無愧於異類
焉可也彼奇奇怪怪可悲可喜千變萬化之事俱未暇及
惟舉其有關於風教者每一物拈一事繫里言詳事實意
三高士遺集

三高士遺集

一一一

取自倣俛子孫智愚可以共達辭之鄙近不計也若事有
再見數見者并載其下一物僅係一辭者從畧也載其事
而不厭煩者知事非偶然也天下古今事物雖不能窮搜
遠討卽此可例所未聞見者亦舉一隅意也因物感物名
曰感物吟云

續葺家譜序

天下有三盜焉盜他人之物爲己物一也盜他人之功爲
己功二也盜他人之祖父爲己祖父三也夫祖父之與子
孫一氣相感一脉相承猶水之有源木之有本也雖貴賤
賢否不同其爲祖父一耳最恨世俗之家恥己祖父之微

賤則竊取他人之貴顯者憎己祖父之庸常則假冒他人之賢達者祠之於家廟而紀之於族譜東牽西借自以足爲宗族後昆光寵詎知精神不相貫血脉不相通強欲移花折木引潤注涇如諸李之附林甫崇韜之拜汾陽徒供後世畫描耳且譜以傳信而反以質且僞者誣之則譜可以不設如謂因祖父以榮己將管蔡可自蓋其不肖因祖父以辱己則舜禹又何面目以爲天下君而仲雍且擯諸門牆外矣何其不思之甚也三代而後族姓星羅而惟吾張氏爲尤盛溯其由來則必祖文帝而宗仲子以軒轅爲所自出之祖而畱侯博瑩曲江睢陽以及橫渠敬夫齊賢

三高士遺集



三

三

世傑輩皆後先繼序之高曾也以是爲張氏統志豈不足光前而裕後哉然木大枝分流長派別親盡從祧則亦各祖其祖而已矣梧高祖永爵公於宋理宗時自婺之東陽徙居於台八傳而汪公復遷溪南之茅園至吾祖太素公始詳考巔末纂修家譜城與鄉各存其一未幾而俱滅於兵燹迄今八十載矣子姪愈繁昭穆日紊甚且兩不相識漠然視如途人蘇老泉云吾所相與視如途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身也夫以一人之身分而至於途人此吾譜之所以作也况梧之去汪公也七世耳以公藝同居之數計之則吾族均在合食其爨之內而奈何視爲

途人乎今歲春族中之尊長賢明輩以續葺相商梧快然
大愜所願爰命男利瑄孫正吉正宮輩朝夕襄事閱數月
而工竣其間世次詳明昭穆井井使觀斯譜者可以油然而
生其孝悌之心而動其敦睦之念甚盛典也若其托始東
陽第謂不忘所自如世之溯黃河者以爲發源於崑崙而
已其實可不必深究也歐陽氏有言姓氏之出其來也遠
故其上世多亡不見今斷自可見之世吾譜亦斷自可見
焉耳況茅園自始遷以來積功累德奕葉簪纓書之家乘
豈不足爲宗族後昆光寵而必竊竊然盜他人之祖父爲
祖父也哉若夫念祖聿修取先人之業而光大之則我不
盜他人而且將轉爲他人盜也或亦先人在天之靈所欣
然而不禁者乎是固梧所惓惓厚望也夫

三高士遺集

四

三

節壽齊母許太安人七旬序

柔兆闔茂之歲律中大呂爲齊母七袞設脫辰諸賓朋輩

皆至予以兒利瑄與嗣君汝昭名化龍姻家也故亦從諸
君子登堂稱觥謬以余忝一日之長命進一言以壽余曰
世俗之徵文者必求諸名公巨卿爲宗族交遊光寵卽不
能得亦必假其印款塗飾時人耳目予以朽腐狂生幼承
先大父大中丞之訓杜門屏迹野而不文顧余言是問榮
之乎抑鄙之也諸君子曰唯唯否否夫壽期其可傳而已

奚必赫赫炎炎者之爲言哉余乃載拜稽首而言曰域中
四大壽忠孝義則於男子節則於婦人夫婦人以節見不
幸也然而芳名之昭今揭古循忠臣孝子義士並稱千秋
盛事是則婦人之壽惟節爲不朽庸可以歲月計哉若我
太安人淑德夙嫻安貞性成泊歸我叔敬太公也視夜明
星動持遠次太公讀書明天義不屑屑邀榮於世因偕太
安人作鹿門計無何太公早背太安人年未三旬飲冰茹
檠矢志不回赤心可剖鐵骨可撐君其所天則太安人爲
忠臣高年舅在堂視寒暖問膳羞晨昏不少懈太安人則
爲孝子汝昭時甫髫齡日以義方是課及就外傳所與遊

三高士遺集

五

二

必擇正士居可遷而髡可翦太安人則爲義士雪操冰心
旌於有司光於志乘斯誠耿耿不磨日星爭烈者也以故
汝昭克遵母訓言必飭行必敦恂恂慤慤兩庠皆重其品
家孫稟亭孫瑁也早歲遊庠爲士林弁冕次有德有人皆
不凡器曾孫周華周南召南蘭玉森森太安人環而顧之
不輒然顏開乎哉聞之松柏之姿經寒愈茂金石之操
火彌堅當夫琴瑟乘張舅慈於堂孤號於室太安人土事
下撫卒能玉子於成荷茲純嘏由否召泰積厚流光其諸
朝陽之初升百川之方至乎在齊氏先世篤忠貞以身殉
國太安人亭亭大節直焜耀後先汝昭復善體母氏劬勞

宛鳴草

過桐柏箭埭有感

天台張亨梧菊人

山水能娛人最爲游子羨扶杖重來此坐覺流光電憶昔
沖齡時避秦斯地竄雖非武陵溪景物亦堪玩茅屋少風
塵沿緣繞溪澗衣冠無異製長老尙可憲清風似太古山
鳥常相喚倏爾四紀餘風鶴屢經變往來日以疎嗟今更
悽惋室廬半荒坵人來多未面唯自孤松舊亭亭拂清漢
孫道人新住如來洞東寄

古洞名如來甯云邈幽域巖下駕數椽地僻絕人迹時聞

三高士遺集

一三

天籟悠異鳥翔而息飛瀑殊夏冬曲澗挺奇石數年足未
涉夢寐縈胸臆今聞我師居人地最相得豈獨塵不到白
雲護几席一卷換鸚經九節蒲堪食逍遙無爲墟終日耳
寂寂有時採芝行新詩題絕壁歸來敲石火猿鶴嘯其側
翛然只子身鄰僧或偶卽莫眞踏破苔還逞狂夫屐

扶桑歌

扶桑日從東昇照耀寰區絕埃腥野霧昏浮雲合瀾漫乾
坤無所別鷹鷂疾虎狼橫縱有深山何處藏嗟城狐及社
鼠相倚憑陵罔有底皮不存肉已盡號啼四野誰爲憫又
安得大風揚掃盡雲霧紅日張

七夕有感

黃姑聚首艱人世咸嗟蹇年年一相逢佳期豈云遠
藁砧山上山白頭孤空閨賦命自不同無事恨繾綣

雨中登樓

欲行因雨阻悵悵獨登樓四望煙雲合孤飛鳥雀啾
亂砧來白水矮笠度青邱客子無聊賴虬鱗相對愁

夷齊石像

首陽饑餓子此地拜精英在昔薇堪採於今石似生
千年人已去百世義誰撐日夕寒風起猶聞叩馬聲

謁方正學先生

三高士遺集

先生千古義浩氣動乾坤骨肉干戈變河山日月昏
衰麻新血淚痛哭舊宮門十族須臾盡孤忠詎復論

過中嶺菴讀姜如農先生壁間詩有感

凜烈寒威歲欲除扶筇嶺上獨躊躇荒煙客過衝風度
敗壁詩題帶血書寂寞松筠人已去悲涼涕淚墨猶初
登臨弔古無窮恨誰挽銀河叩太虛

雨中登樓

山上山白頭孤空閨賦命自不同無事恨繾綣

黃姑聚首艱人世咸嗟蹇年年一相逢佳期豈云遠
藁砧山上山白頭孤空閨賦命自不同無事恨繾綣

書天台三高士遺集後

予嘗蒐羅鄉邦文獻輯朱覺菴徐確菴及族祖菊人三先生詩文爲天台三高士遺集又輯題贈三先生者爲外集癸卯夏五外集失去擬重加編訂排印而藉筆硯爲衣食既無暇晷亦乏餘資今歲春吾友金大令性山親爲刪定校印其貲則趙茂才肖秋所獨捐也印既竣大令謂予不可以無言因謹書其集後曰嗚呼忠義之感人深矣方宋之亡也有吳思齊方鳳謝翱三隱君時嘗會聚無日不遊遊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搵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巖有子陵臺孤絕千丈翱獨挾酒以登設文信國

三高士遺集

序

主拜爵號慟悲不能已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魂歌闕竹石俱碎聞者爲傷之已而疾卒方鳳等爲葢子陵臺南以文稿殉從翱志也宋太史濂各爲之傳迄今讀其遺詩文猶令人咨嗟太息而憑弔焉然考吳思齊括人方鳳婺人謝翱粵人吳方俱列仕籍翱雖未膺一命之榮而文信國開府延平亦署諮事參軍其感念故主故國而聲應氣求也固宜從未有十室之邑百里之封同以諸生布衣任名教綱常之責如明季天台三高士者也蓋朱先生覺菴徐先生確菴並勝國廩生遭鼎革偕隱歡塙悲歌號哭時彷彿方鳳謝翱後事平返城居遂以詩古文自娛絕意

進取而確菴先生志節尤苦爭九鼎於一髮雖經逼迫終不肯薙其一菊人先生視朱徐稍後起甲申年甫十三避亂桐柏山輒抱夷齊二石像大哭第念祖父世受國恩承皇祖臨終遺命獨高采菊東籬之節亦非僅吳思齊比雖三先生處境有順逆之不同爲學有朱王之各異而均銜國破君亡之感鱗然不汙之志要並與日月爭光可也顧念國初諸隱君如崑山顧亭林姚江黃梨洲甯都魏勺庭關中李二曲並以諸生布衣不忘故國或爲大吏所尊表或爲天子所徵召故身死而名益彰明亡之可悲若視南宋爲尤甚三先生僻處山邑生旣無名公卿爲之汲引

三高士遺集

序

二

三

歿雖得齊次風侍郎爲序朱高士遺集亦第連類書及徐張惜未將事實奏請宣付史館立傳以致聲名沈晦卽邑後學幾鮮知三高士爲誰况論天下後世乎然當康熙時張太守修郡志已載入遺逸傳雍正中邑紳公呈當道請從祀忠孝祠至潘嶧琴學使輯兩浙輜軒續錄復甄表其遺詩亦足見忠義之感人歷久彌深而秉彝好德之良亘萬古而不滅也世有倡革命之邪說欲潰君臣之大防者讀三高士之遺集庶乎可少息矣

宣統三年歲次辛亥三月朔旦鄉後學張廷琛謹識於我園隱居之兩銘樓



中國書店標價錢

冊數	定價
1	60